

第二次全国当代彝族文学研讨会

# 论文集

阿里 主编



云南省红河州文联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第一次全国当代彝族文学研讨会

# 论文集

里 主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二次全国当代彝族文学研讨会论文集/红河州文联  
编.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5. 8  
ISBN 7-5367-31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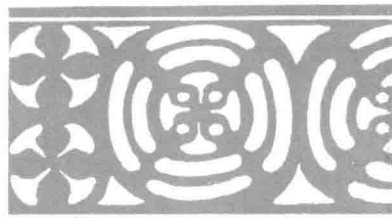
I. 第... II. 红... III. 彝族—少数民族文学—文  
学研究—中国—当代—文集 IV. I207.91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1643 号

|      |                                                                                                                                                                           |
|------|---------------------------------------------------------------------------------------------------------------------------------------------------------------------------|
| 责任编辑 | 李福春                                                                                                                                                                       |
| 责任校对 | 红 兵                                                                                                                                                                       |
| 装帧设计 | 何志明                                                                                                                                                                       |
| 出版发行 | 云南民族出版社<br>(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650032)<br><a href="http://www.ynbook.com">http://www.ynbook.com</a><br><a href="mailto:ynbook@vip.163.com">ynbook@vip.163.com</a> |
| 印 制  | 云南地质矿产局印刷厂                                                                                                                                                                |
| 开 本  | 850mm × 1168mm 1/32                                                                                                                                                       |
| 印 张  | 7.5                                                                                                                                                                       |
| 字 数  | 188 千                                                                                                                                                                     |
| 版 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次                                                                                                                                                           |
| 印 数  | 1000 册                                                                                                                                                                    |
| 定 价  | 22.00 元                                                                                                                                                                   |
| 书 号  | ISBN 7-5367-3111-6/G · 688                                                                                                                                                |

云南省红河州文联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例》这样的书面理论典籍都采取了以诗论诗的方式完成的。可见“诗的形式”成为彝族人记录自身的心路历程、精神走向、甚至文明进程的第一方式，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一“诗的形式”在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淀和时代演进后，在淘滤与被淘滤、筛选与被筛选过程中，逐渐生长成一颗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的民族民间口承文化之常青树。犹如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所描述的囊括了一切空间与时间，包含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生命之树——关于伊格德拉西树（Tree Igdrasil）一样，这棵常青树既是彝族古老的口承文明的源头，又是其成长过程中形成的精神骨架和意识血脉，同时，还是彝族人独特的文化智慧、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及生存精神本身的外化方式和直接载体。这棵常青树历史性地成为彝族人母语形成之后几千年来的口承传统内因与外因合力，主观与客观统一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传播中的价值核心和精神要素，使口头传承之文化行为本来地带了一种对外界和对未来的辐射力和穿透性。这也就是口承传统之所以能穿越时空而对彝族当代文学创作，乃至当代彝族文化建设与发展会产生深层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 二、诗的思维——艺术心理的构型与承续

一个民族在母语形成之初，同时会形成相应的思维模式和价值结构。在探讨艺术思维的形成与发展时，我们不愿把精力过多地投入到语言与思维的产生孰先孰后的问题上。而是将语言与思维看成一对孪生兄妹，是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人的生理机能和物理属性自身不断演化，以及在外界作用下逐渐滋生与养成的两种相辅相成的生命能力。由于不同族群生存受不同的自然环境因素，特别是地域因素及社会历史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人类的语言

与思维的形成，自衍生之时起就打上了浓厚的不同地域与不同民族群落的印痕，且随人类文明的推进不断被自觉化、规范化和理性化，进而构成了今天不同地区不同族群语言与思维形态的千差万别。

历史家和考古家不断证明，彝民族是一个拥有过辉煌的远古文明的古老民族。在原生宗教、自然哲学、天文历算、文字创造、文学艺术等方面都为中华文明做出了不可多得的贡献。这些有目共睹的伟大成就都以口头传承和文字记录两种方式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传播。其中，诗的思维贯穿着整个传承和传播的全过程，成为彝族传统文化最为核心的思维根基。特别是其口承传统始终离不开这一诗化思维的主导，甚至上升为一种精神主旨，不断深化和升华着其所传递的智慧体系和所传承的文明成果的价值和意义。诗的思维在彝族口承传统中主要表现为：

首先，表现为原生宗教形态的万物有灵和先祖崇拜观。万物有灵观和先祖崇拜观，不仅是一种自然观、生命观，而且成为彝族人认知自然、理解自然、感悟生命、把握生命甚至透彻生命本质与规律，坚信生命的灵性存在，毅然放弃肉身依恋，直驱灵魂世界的诗性思维模式。在彝族大量的民间口头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甚至于日常的生产生活、言行举止中，也都无不强烈的表现出彝族人思想观念深处、生命无意识层这一充满宗教感、充满诗意、充满古典的理想主义色彩的诗性思维及其深蕴其中的独特的精神气质。万物有灵观念虽是一种主观意识的产物，但究其思维本质，却是发端于对生命世界的相对性规律与客观性原则的深度认同与遵守，对自然世界的自足性存在、潜（前）在性魅力及神圣的光辉的一种彻悟、仰慕进而永恒的沐浴。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淀，经过无数次的历史衍变与浣滤。通过文化承袭与

历史遗传等途径，形成彝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在当代彝族人，特别是有文化自觉的作家诗人中，以新的姿态和样式，万物有灵观依然成为他们思维世界的原初支点，成为彝族人表达对自然之爱、对人类之爱、对生命之爱的情感内核和精神动力。

这种万物有灵和先祖崇拜的“集体无意识”对民族民间口承文学深层浸透不必多论，在当代作家文学中也有突出、明晰的投射。比如吉狄马加诗歌的“猎人生活”系列，巴莫曲布嫫诗歌的“图案的原始”系列，倮伍拉且诗歌的“诗歌图腾”系列，马德清诗歌的“情爱诗歌”系列，阿苏越尔诗歌的“雪的自述”系列，李骞诗歌的“彝王”历史系列，巴久乌嘎小说的“文化历险”系列，均可视为通过史诗传承，对这种由族群早期记忆不断内化而来的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诗的思维脉流的延伸与咏唱。

其次，表现为寓抽象哲理于形象创造中的形象思维。彝族是一个形象思维十分发达的民族，可以说，一座彝族思想文化的神圣殿堂，几乎就是由富丽奇谲、独特美妙的形象思维构筑而成；彝族又是一个注重内敛，勤于反省，乐于思辩，精于哲理的民族。在进行这两种思维品质的辩证统一的努力过程中，彝族人像西方象征主义理论家主张的那样，找到了以生命作为支点去观照世界的方法。在《诗与抽象思维》中，瓦雷里这样写道：“我发现天真朴实的冲动和形象，也就是我的需求和我的个人经验的原始产物，是我的生命本身受到突然袭击；如果可能的话，我的生命必须向我提供回答，因为我们的真理的十足力量与其必要性只能存在于我们生命的反应中。来自那个生命的思想，从来不使用某些似乎只适宜于外间使用的词语来表达自己；也不使用其他一

些含义晦涩而可能歪曲思想的真正力量 and 价值的词语”。<sup>①</sup> 瓦雷里把生命本身作为体验、观照、表现世界的主要参照系，认为它大于真理，真理是其中的反应，生命的外化直接体现为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艺术。浩若烟海的彝族口承诗歌，早已践行了这一原则，以记录、描绘、叩问、揭示或是吁求千姿百态的生命万象同时作为一切语言艺术行为的起点和归宿，无论是天地万物、生老病死、婚丧礼仪，还是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日月流转，都被幻化为具体可感、生动活泼、呼之欲出的生命形式，通过对“形式”本身的“意象”和“意境”的创造性发掘与展示，把握和揭示生命与现实的本质特征，从而或象征、或隐喻、或暗示、或理性抽绎出人类生命活动的无限价值及理性精神。彝族口承诗歌中占重要比例的“博帕”（起源）诗，以及那些数以千万计的民族民间“尔比”、“克智”诗都是寓抽象思维、深刻哲理于独特的形象创造的典范。这一思维传统在彝族当代文学中同样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如阿库乌雾的哲理诗，阿蕾的民俗小说等等。此外，彝族传统诗性思维还凝结了早期自然崇拜、神巫观念、比兴习惯等传统文化的突出特征。

### 三、诗的品质——艺术精神的铸造与升华

就个体诗人而言，诗的品质意味着该诗人通过诗的创作，可以表达和能够表达的精神传统、生命悟性、知识修养、人格取向，以及情感深度、思想高度和艺术审美境界。而对于一个民族的诗的品质，那就会自然地指向该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推演过程

---

<sup>①</sup> 瓦雷里《诗与抽象思维》，转引自胡经文、王岳川主编《文艺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第78页。

中，通过思维与语言的形象表达和形式创造，逐渐凝聚、不断积淀，并反复淘滤和提升出来的这一民族的综合性的民族自我意识与人类意识，民族文化总体的文化智慧、精神意志和信仰体系，也就是通过语言艺术所达观的该民族全方位的文明程度。一句话，诗的品质，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同与他人认同的内在标准，是创造自我与创造世界的能量源。

在彝族民间口承传统中，诗的品质表现为：第一，根骨观念支配下的溯源品质。对一直贯穿于彝族传统的认知方式和意识结构中的古老的血缘根骨观念，过去的研究者仅认为是原始民族本位思想与血亲意识在阶级社会的一种延伸与扩张。这主要是从社会历史层面分析的结果。而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去分析，我们却发现它不仅是原始民族血亲认同的结果，而且经过历史长河的不断冲濯与凝固，已构成一种深植于彝民族内在心理机制和意识世界的对人类的源流、万物的本质的超乎寻常的热忱、钟爱及其深入的透析和把握能力。这种内趋性的思维习惯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以及通过这一思维习惯和认知方式可能抵达和形成的人文底蕴和精神价值，正好与彝族传统文化中诗性思维和文化精神相遇，共同契合为彝族口承传统和诗化历史的第一品质。这也就是艺术哲学里所要提倡和彰显的“艺术里的精神”。这一原始根骨观念支配下的溯源品质，贯注于整个彝族民间口承传统及其经籍文化的各支脉，从而创造了大量述源、论根的口头和书面文本。比如云南彝区流传的《阿细的先基》、《查姆》、《梅葛》、《尼咪诗》、《尼苏夺节》、《阿赫希尼摩》、《门咪间扎节》、《俚泼古歌》、《洪水泛滥史》；大小凉山彝区传承着的《勒俄》；贵州彝区流传的《洪水纪》、《洪水与笃米》、《西南彝志·创世志》和《彝族创世志》（三卷）等等皆属“起源文学”，是经典的释原和述源



有释原、述源、叙根、论根品质的创世史的创作及其这一艺术内在体系的形成过程，正是彝族人纯朴而超然的诗化哲学、原生哲学的创立过程。

第二，以英雄塑造为标的的自我塑造。崇拜英雄品质，膜拜英雄精神，论述英雄业迹，塑造英雄形象，一直是彝族民间口承传统的重大使命和重要特征。在自身古老文明的历史递进过程的每一个紧要关头，彝族先民都十分诚挚地，富于创造性地塑立了相应的文化英雄和精神偶像。就拿史诗“勒俄”来说，从开天辟地、物种起源到生物进化、婚姻革命、部落迁徙，先后塑造了恩体古兹、施惹底里、阿俄暑部、居牧热牛、什那俄特、支格阿龙，以及伙、侯等不同历史阶段和文明成就的代表人物。在以极大的忠诚与热情塑造这些虚虚实实、半神半人的英雄形象的过程中，彝族先民及其各时期的民众似乎表现出了空前的宗教狂热的感情势头，他们深信不疑、万分虔诚地笃信：英雄创造历史！英国著名学者托马斯·卡莱尔在论述神话英雄时满怀激情地指出：“崇拜英雄就是对伟大人物卓绝的敬仰。伟大人物始终是可敬可佩的；从根本上讲，此外就没有什么再值得敬佩的了。没有什么比这种对高于自己的人的敬佩之情更为高尚的了，不独在今日，而在一切时期，它都给人的生活带来了活力。宗教的基础就在于此——我们迄今所知道的一切宗教，都莫不如此。英雄崇拜就是以一种炽热的无限的深情，心悦诚服地拜倒在一个像神一般的杰出人物的脚下，这不正是基督教的萌芽吗？至于一切英雄中的至高无上者，我们在这里就不说了。要从神圣的静默中去沉思这神圣的事情，这样你将会发现它是贯穿于地球上人类全部历史的一

条最终的尽善尽美的原则。”<sup>①</sup> 在彝族口承史诗中所塑造的英雄形象，以及英雄塑造的叙事历程本身，总是受制于一个仿佛躲在历史深处的，而又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的“旁观者”和“叙述者”。其实，这一“历史老人”，就是富于英雄精神的全体族群大众的历史群象的代表，是彝族文化缔造历史的同时，努力完成族群历史的整合与内在铸型的精神要求和创造方式。它主要制导于民族深层次的人格理想、民族文化品格的建构的渴望与对异己力量的克服与抵制能力的一种表述和自勉。这种膜拜英雄、塑造英雄，以叙述英雄的丰功伟业来完成历史叙事，全面凸现历史智慧和文明进程的“英雄造就历史”的历史观和文化精神品质，在当代文学创作、特别是当代彝族诗歌创作群体中得到了赓续与发展。当代彝族诗人们对历史英雄的追怀，对神话原型的回溯，对民族文化深度转型时期文化英雄和精神领袖的热望与祈盼等都是当代彝族彝、汉语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实践的进程中最为突出的精神背景和文化策略。

第三，以酒神文化精神为主领的开放传统。德国诗人哲学家尼采曾深入分析过文化的两种精神类型：酒神文化精神和日神文化精神。后者重理性、重思辩、重长时间的生命积淀与沉凝，形成一种追求恒定和实证的传统。而前者重感性、重激情、重感性生命瞬间的辉煌，具有一种内在的开放品质和相沿已久的开放传统。我们认为，几千年的彝族口承传统，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个自足而封闭的母语口述诗史，有它与生俱来的阅读屏障和认知局限。但是，从其叙事传统内在的审美意趣、精神旨归、宗教

---

<sup>①</sup> 托马斯·卡莱尔《记英雄和英雄崇拜》，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5月第一版，第11页。

意蕴，以及无比自觉的生命意识上看，完全是一种以酒神文化精神为主领的开放性的文化传承模式和精神创造体系。我们只要设法贴近彝族传统文化的原始根脉和精神主流，就随时能领略到它那来自先民依凭母语的智慧对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关系的深切体察、自觉熔炼后的通达与彻悟，表现出这一文化精神特性中质朴而真挚的开放品质。这种开放品质在彝族当代文学创作中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表现形式：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意识形态话语完全支配下的传统艺术表达方式向十分典型而激越的时代内容的“开放”，以及母语叙事传统向汉语叙事现实的靠拢与转移。例如吴琪拉达明显带着彝族传统思维与表述程式的汉语诗歌；再如阿鲁斯基那些“旧瓶装新酒”式的母语“新诗”。都是一定程度地秉承了彝族口承传统深处那种以酒神精神为主领的开放品质，同时又被时代扭曲和重塑的结果。二是已经经过了“重新选择母语”这一很难以自我意志去改变的历史遭际后的彝族新老汉语作家诗人们毅然放弃（也只能放弃）本民族母语，自在地接受第二母语——汉语及其以汉语为载体的新时代新文化的孕塑，自觉地选择汉语来进行新的社会历史语镜中本民族生存与发展命运的文学书写。与此同时，他们通过汉语的认同与运用，更大的可能的接受了异族文化、外域文化及时代新文化对其文学创作全过程、多层次的影响。这里除却时代历史所迫之外，与其他民族相比较，表现了彝族传统文化精神中所具有的历久弥新的博大情怀和开放姿态。诚然，在彝族汉语文学繁荣的背后，同样隐藏着那些良知自觉的写作者们心灵深处一直承受着丧失母语、丧失母文化深度感受与对话能力后，灵魂潜渊无尽痛苦与莫名恐惧的煎熬。李乔、李纳是这样，吉狄马加更是这样：“我是这片土地上

用彝文写下的历史，是一个剪不断脐带的女人的婴儿”<sup>①</sup>。如此深刻的自省与焦灼，正是人类文化遗产与思变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综上所述，由于口承传统透露出彝民族历史纵深那生机盎然、鲜丽活泼、恒久承袭，具有巨大而持久的生命力和原创性的族群表达之根；透露出彝族母语生成与演化历程所固有的稳定性、承惯制及其特有的穿透力。在当代彝族母语“元叙事”全面受损、口头诗化叙事传统濒于中断之际，口承传统的文化心理、精神品质、思维习惯仍以新的方式甚至是新的语种（汉语）形式，通过作家诗人们“书写与差异”、意识和无意识的接续或转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生存与发展语境中，在走向“重新选择母语”的民族文化命运的新的历史关头，依然穿越母语、穿越单一文化精神圈限，对当代彝族文学创作乃至当代彝族文化建设产生一脉相承的深层次影响。这也许就是人类精神文明传统本身的复杂性所在。

---

<sup>①</sup> 吉狄马加诗“自画像”，见《吉狄马加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第102页。

## 当代彝族汉诗的兴起

郑千山

在本文论述的伊始，必须先明确一个概念：我们现在被许多评论者称之为“当代彝族诗歌”的对象，其实应该称之为“当代彝族汉诗”。原因在于，所谓“当代彝族诗歌”，无疑首先应该谈到“当代彝文诗歌创作”，而“所谓‘当代彝文诗歌创作’是指20世纪80年代起始以来，彝族诗人、作者用母语直接创作出来的文本总称”。除去“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当代”概念的限制，“彝文诗歌创作”早就“古已有之”，虽然它们“绝大部分作品都还停留在流于口碑相承或手工传抄的集体创作的民间文学版本”，但它们奇异的光彩“折射出一条无垠的时间背影”。关于“彝文诗歌创作”的有关问题不在本文评述的范畴，恕不在此加以展开（可参看阿木牛支《当代彝文诗歌创作概论》及李玥《时间的背影》等文，《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文学评论卷P11~P25、P93~P105）。

本文所涉及的诗歌范畴，仅指“当代彝族汉诗”，它“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迄今刚逾20个年头，它经历了诞生、发展、壮大，现在正逐步走向辉煌。本文试从转述、融合、重生三个方面来对之加以论述。

### 一、转述：寻找文化“共相”

虽然“当代彝文诗歌创作”赓续了“强大得不可思议，自信得不可思议，也质朴流畅得不可思议”、“是无数心灵的滋生之物，是生命的证明。这些证明以难以言喻的方式显示着人的尊严、生命的瑰丽，以及生命感悟和掌握世界的能力。生命在此表达了自己最大的浪漫”的“彝文诗歌创作”的传统（《时间的背影》），但彝文母语毕竟受众有限，要融入当代诗歌的“主流话语”，必须催生“彝族汉诗”，否则在汉诗为“主流话语”的当代中国诗坛，“彝族诗歌”的话题将无从谈起。

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彝族诗人，由于汉语的极大普及，其大多数都有着强大的汉文化背景，故“当代彝族汉诗”应运而生。20世纪80年代初，一群彝族诗人开始用汉语诗歌“转述”他们的生活、包括生活状况、生活场景以及生活经验等等，这些最早的彝族汉诗耕耘者有四川的吉狄马加、马德清、保伍拉且、巴莫曲布嫫、发星，贵州的程韵、禄琴，云南的王红彬、李玥、李福春、杨佳富、李阳喜等等。经过数年的努力，这群彝族汉诗的写作队伍和写作实力日益壮大，又出现霁虹、柏叶、牧莎斯加、阿苏越尔、米切若张、克惹晓夫、吉木狼格、李赛、张培立、熊绍伦、周祖平、黄光平、李云华、刘存荣等等。据不完全统计，20年来，从事“当代彝族汉诗”创作的彝族诗人当在六七十名以上，出版诗集100余部。单就数量而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就创作而言，虽然他们的生活经历不同，写作风格各异，或雄浑，或温婉，或传统，或现代，而经他们“转述”的彝族生活风情却在读者面前日益凸现。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一个思维的、语言的、风情画式的彝族文化场景被烘托

出来了，比如：

“他是个沉默的男子汉，额头上写满历险的日记  
只有在那欢乐溢满高原湖寂静的时候  
他才用低低的鼻音，他才用沉沉的胸音  
哼一支长长的山歌，那支歌弯弯又曲曲  
让那些女人的心发颤，泛起无比的波澜  
让那些女人的鼻发酸，比那黄昏的山岩更灿烂  
他的头颅上有远古洪荒时期群山的幻影  
他褐色的胸脯是充满了野性和爱情的平原  
让那些女人在上面自由地耕种不死的信念”

——吉狄马加《最后的召唤》

“很久以前  
山丫口下面的草甸子上奔来马匹  
一个民族的气味便在草上弥漫  
山丫口多像一个望向山外的窗子  
使目光擦着鸟翅望得很远”

——发星《血源》

“篝火在静夜的某个部位燃起来  
同时燃起来的  
还有无数颗彝人的心

彩裙飘扬起来了  
察尔瓦飘扬起来了  
旋转的天空大地  
在我们热情的眼睛里  
温柔无比